

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論文集

學佛「善知識」之研究

蔡東益

一、緒論

(一) 研究動機

最近幾年，台灣佛教界可說是發展蓬勃，各種類型的活動如：傳戒、禪七、佛七、法會、朝山、佛學營、短期出家等無不時常舉辦，乃至教育、文化、傳播、出版、救濟等各種社會公益事業，佛教人士也都是熱烈的參與；然而，在此一興盛的表面下，卻也隱藏不少嚴重的問題。回顧這一、兩年來，發生的宋七力、妙天、青海、太極門、……等事件，乃至現今最熱門的「飛碟會」事件，都引起教界人士與社會廣大群眾熱烈的討論；除此之外，還有不少的「附佛外道」集團，亦混參在佛門當中。這些現象，在在顯示出微妙的佛法，依舊被多數人所誤解。因此，對一位有志學佛的朋友而言，就需要對這些現象有所認識並分辨清楚，才能獲得佛法的真諦，趣入佛陀的本懷。《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》說：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欲修行者，應當盡命供養善友、事善知識¹」可見，要達成這個目標，唯有憑藉「善知識」的指導了；因此筆者將「善知識」這個命題作為專題來研究，並期望研究成果能作為大眾學佛親近善知識及辨別其真偽的參考。以上是筆者這篇論文的研究動機。

(二) 材料選擇

此篇論文的撰寫材料，大致以《大正藏》收錄的經論為主，並採用當代一些有關於探討「善知識」的論著及期刊論文，如印順法師、聖嚴法師、于凌波居士、……等人的著作；此外，也引用了歷來祖師大德的

¹《大正藏》十七·頁九二〇下。

開示語錄，及中國儒家孔、孟等人的見解。筆者個人認為，祖師大德及這些賢者的觀點與看法，亦有其一定的價值，決不可只局限於藏經上的資料。

（三）前人相關研究成果

對於「善知識」這個論題，前人相關的研究也不少，如印順法師的《青年的佛教》、《華雨香雲》、《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與開展》等著作，內容最為豐富，大都與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參訪的善知識有關，而在《寶積經講記》、《華雨集（一）》等書亦有對善知識探討。聖嚴法師的《學佛群疑》、《律制生活》這兩本書中，收錄有〈如何選擇明師〉、〈學佛也需要知識和學問嗎〉、〈師弟之道〉等文章，內容亦有論及到善知識。于凌波居士的《淨土與唯識》一書中，收錄有〈學佛要親近善知識〉一文，表達個人對「善知識」的看法。此外，如：徐玉珍撰的〈略述華嚴經中「善知識」之意義〉、〈從華嚴經「善知識」一詞的引述〉（刊《中國佛教》），俞正齊的〈華嚴經對於良師益友的啟示—如何與善知識相處〉（刊《獅子吼》），陳隆陞的〈談佛學與參訪善知識〉（刊《慧炬》），陳清惠的〈如何親近善知識？〉（刊《菩提樹》）……等，也都從各個角度來探討「善知識」。

而針對「善知識」撰寫的專題論文，成果也非常豐碩，如國內就有郭翠蘭的《華嚴經「善知識」譬喻之研究》、釋體成的《八十華嚴·離世間品之善知識觀》、釋心行的《論善知識是「滿梵行」或「半梵行」》；而國外方面，則有日人小笠原宣秀著的《中國淨土教における善知識》、山田亮賢著的《華嚴の善知識について》和《華嚴法藏の善知識觀》、……等。

總括這些研究成果，絕大部分都以《華嚴經》的研究為主，對於其他的經論就較少開發和研究，雖也有提及如何辨別「善知識」的看法，然而其不完備之處就是較缺乏經論的依據。因此筆者要撰寫此一論題，

就完全靠閱讀經論為主，並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而成。

（四）方法目標

學佛時，最著重「解行並重」。「解」與「行」，如車之兩輪，鳥之雙翼，缺一不可。當代高僧懺雲法師在《解行合集》一書中曾表示：「凡我佛子，信心已生，果證未得之間，唯有『解』、『行』二門最為重要。古德云：『解』如目，『行』如足，兩者缺一不可。倘有解無行，則如說食數寶，毫不得佛法之益；有行無解，恐有盲修瞎鍊，墮坑落塹之害，未得法益，反自受損，故必須依解起行，解行並重²」因此，本篇論文的寫作，即秉持這個精神來加以開展。雖然，經論中述及善知識的部份很多；但這篇文章裡，筆者並不以特定的經論作為研究對象，僅將諸經論中有關論及「善知識」之重要性與分辨其真偽邪正的部份，做有系統的分析與整理。這樣的撰寫方式，或許和一般論文的寫作有所差別；不過筆者認為，為了讓大眾在學佛時有所助益，這樣的架構與內容應當是無妨的。

（五）全文摘要

本論文分成三部份。第一部份是『緒論』，分別介紹本文的研究動機、方法、目標，前人相關的研究成果，以及全文摘要和關鍵字詞。

第二部份是『本論』，共分成三個點。第一點是「善知識的涵義」，此點引諸經論藉以說明「善知識」的定義與地位，揭示凡合乎「正直、有德行，能教示佛法正道，令眾生斷惡、修善而得勝益」之原則者，都可以稱為「善知識」。第二點是「善知識的重要性」，此點分別從正、反兩方面，分析善知識對於學佛的重要性，最後並闡釋親近善知識，和「四依法」中「依法不依人」的精神並不會產生衝突。第三點是「如何分辨善知識」，筆者引用了經論中有關「善知識」與「惡知識」的描寫，做正、反兩面的說明，當中並舉祖師大德的開示作佐證，讓大眾清楚「善

² 轉載自三力法師編《佛教修學法則（增訂本）》之序文，頁一。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。民八十四年、十月。

知識」與「惡知識」彼此的差異，得以從眾多善知識中分辨其真偽邪正。筆者進一步更提出個人的看法，揭示「世間的各種批評、毀謗、傷害」，還有「經典、祖師大德的開示語錄」，都是吾人學佛時不能輕忽的善知識。

最後一部份是『結論』，筆者將本文的題目與內容，再做一番整理與檢討，並提出個人的淺見與看法，期望大眾都能親近真正的善知識，從學佛中獲得無上的法益。還請各位讀者能提供寶貴的意見，給予批評指正！

【關鍵字詞】

1 善知識 2 善友 3 勝友 4 親友 5 全梵行 6 提婆達多 7 善財童子 8 華嚴經 9 大般涅槃經 10 涅槃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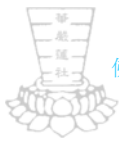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本論

(一) 善知識的涵義

對吾輩立身處世來說，能結交到善良的朋友，是件非常要緊的事；因為朋友的言行舉止，對我們無不具有「薰習」的作用。所謂「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；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」、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；中國的孔老夫子也說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益矣！友便辟、友善柔、友便佞，損矣！」³而對於在佛道上精進的朋友來說，在這條通往成就菩提的道路上，更是須要有同修同行之人的引導，藉以互相砥礪、互相學習；而所謂的「同修同行之人」，則稱之為「善知識」。

「善知識」，為「惡知識 (papa-mitra)」的對稱。其梵語是 kalyana-mitra，巴利語則作 kalyana-mitta，音譯成迦羅蜜、迦里也囊密怛羅，乃指正直、有德行，能教示佛法正道之人；如《瑜伽師地論·

³ 《論語·季氏篇》。



卷九十八》就說：「善知識者，謂從彼聞無上正法，由此故名⁴」又《大寶積經·卷七十八·富樓那會》亦云：「菩薩所從聞如是經，及教化方便，……名菩薩善知識⁵。」此外，「善知識」又有知識、勝友⁶善友⁷親友⁸善親友等別稱。論及「善知識」，直覺上會認為唯有法師才足以稱為善知識；事實上，它的範圍非常廣闊，並非只局限於出家修行的僧寶。在經論中，善知識便有多種不同的分類方法，大致有「三善知識說⁹」、「四善知識說¹⁰」、「十善知識說¹¹……等；而一般以《華嚴經》的分法最為大眾所熟悉。

⁴ 《大正藏》三十·頁八六五中。

⁵ 《大正藏》十一·頁四四八中。

⁶ 如《觀無量壽經》云：「若念佛者，當知此人即是人中芬陀利花，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為其『勝友』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三四六中）。

⁷ 如《大莊嚴論經·卷二》云：「無病第一利，知足第一富，『善友』第一親，涅槃第一樂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四·頁二六八上）、《大般若波羅密多經·卷四百四十九》云：「言『善友』者，謂佛、菩薩，若諸聲聞、獨覺乘等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七·頁二六六下）。

⁸ 如《出曜經·卷十六》云：「所謂『親友』者，行齊德同、俱造於善，乃名『親友』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四·頁六九七上—六九七中）。

⁹ 如智顗大師之《摩訶止觀·卷四下》和《修習止觀坐禪法要》便分成三種，即：一、「外護善知識」一經營供養，善能將護行人不相惱亂。二、「同行善知識」一共修一道，切磋琢磨，同心齊志，互相敬重。三、「教授善知識」一以內外方便禪定法門，善巧說法示教利喜。（詳閱《大正藏》四六·頁四三中·及頁四六三中）。另外，法藏大師的《華嚴經探玄記·卷十八》亦分成三種，即「人、法、人法合辨」三者。（見《大正藏》三五·頁四五五中）。

¹⁰ 如《遺日摩尼寶經》舉「求索不逆、經師、使人發意求佛、佛」等為善知識，經云：「菩薩有四善知識，何等為四？一者、人所求索不逆也，用是故成佛道。二者、經師是善知識，多聞經故。三者、勸樂使人發意求佛，成於佛道。四者、佛天中天是善知識，具足諸佛法故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一九〇上）。又《摩訶衍寶嚴經》亦列舉「乞求者、法師者、勸出家學道者、諸佛世尊」等四善知識之說，經云：「菩薩有四善知識，云何為四？來乞求者是菩薩知識，長養道故；為法師者是菩薩知識，長養般若波羅蜜故；勸出家學道者是菩薩善知識，長養一切諸善根故；諸佛世尊是菩薩善知識，長養一切諸佛法故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一九五上）。此外，如《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》、《大寶積經》等，亦是持四善知識說。

¹¹ 如《華嚴經（六十）·卷三十六》舉「安住菩提心、修習善根、究竟諸波羅蜜、分別解說一切法、安住成熟一切眾生、具足辯才隨問能答、不著一切生死、於一切劫行菩薩行心無厭倦、安住普賢行、深入一切佛智」十善知識之說，如經云：「佛子！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善知識。何等為十？所謂能令安住菩提心善知識、能令修習善根善知識、能令究竟諸波羅蜜善知識、能令分別解說一切法善知識、能令安住成熟一切眾生善知識、能令具足辯才隨問能答善知識、能令不著一切生死善知識、能令於一切劫行菩薩行心無厭倦善知識、能令安住普賢行善知識、能令深入一切佛智善知識。佛子！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善知識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九·頁六三三上）。

那麼，誰有資格被稱作「善知識」呢？《大乘義章·卷十三》說：「能以定法（指禪定）授人之者，名善知識¹²。」不過，這種說法有點模糊，容易令人產生誤解。在經論中，通常所述及的善知識是佛、菩薩，如《華手經·卷八·眾雜品》即云：「善知識者，謂諸佛是¹³。」又《大般若波羅密多經·卷四百四十九·轉不轉品》也說：「言善友者，謂佛、菩薩¹⁴。」然而除了佛、菩薩以外，「阿羅漢」也是善知識的要角之一，如《華手經》¹⁵、《大集經》、《大寶積經》、《大般若波羅密多經》¹⁶、《大智度論》、……等，都持有類似的看法；不過，在其他經論中也有不同的觀點，如《雜阿含經·卷四十六》即云：「純一清淨梵行清白，謂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¹⁷。」又《大般涅槃經（北）·卷二十六·高貴德王菩薩品》亦云：「……我（指佛陀）為一切眾生真善知識，非舍利弗、目犍連等。……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，我言不爾，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¹⁸。」由此可知，即使是已經證得阿羅漢果的舍利弗、目犍連等人，都不能算是善知識，唯有具足「全梵行」的佛陀才是真正的善知識。此外，善知識還有更寬廣的詮釋；如《大智度論》把「能讚歎三寶者」，也納入善知識的範圍¹⁹，《六祖壇經》則稱呼「現前聽法大眾」為善知識²⁰。雖然「善知識」的涵義非常廣泛，不論他們以何種形態出現，但是只要能合乎「正直、有德行，能教示佛法正道，令眾生

¹² 《大正藏》四四·頁七二九中。

¹³ 《大正藏》十六·頁一八八中。

¹⁴ 《大正藏》七·頁二六六下。

¹⁵ 如經云：「若聲聞人，能令菩薩住深法藏諸波羅蜜，亦是菩薩善知識也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十六·頁一八八中）。

¹⁶ 如經云：「若諸聲聞、獨覺乘等，能善教化安立有情，令趣無上正等菩提亦名善友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七·頁二六六下）。

¹⁷ 《大正藏》二·頁三三九上。又《增壹阿含經·卷四十》云：「……夫善知識之人，全梵行之人也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二，頁七六八下）。

¹⁸ 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五二〇上。或《大般涅槃經（南）·卷二十四·高貴德王菩薩品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七六四中）。

¹⁹ 詳閱《大正藏》二五·頁六五七中。

²⁰ 詳閱《大正藏》四八·頁三四七下—三六二中。

斷惡、修善而得勝益」之原則者，吾人都可將其視為「善知識」。

（二）善知識的重要性

吾人一生中能學佛、親近三寶，這對個人的人生旅程而言，意義非常重大；顯示他的心靈已有了主宰，奠定了正確的方向和目標，不會一直迷失於滾滾紅塵中；如果此時再有「善知識」從旁引導，灌輸他佛法的真諦，那將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事了。《大方等大集經·卷十九·寶幢分往古品》即指出：「善知識者，即是一切善法根本²¹」所以，對於在佛道上精進的朋友來說，有善知識的指導是件十分重要的事。《華嚴經（八十）·卷五十六·離世間品》即說：「……菩薩摩訶薩，成就自覺境界智，無師自悟，究竟自在，到於彼岸，離垢法繒，以冠其首；而於善友，不捨親近，於諸如來，常樂尊重²²」可見，想要達到究竟自在的目標，就要從親近善知識做起。另外，《大悲經》亦云：「若有眾生遇善知識，遇知識已，從生得解脫，乃至老病死、憂悲苦惱法而得解脫²³」由此可知，學佛想免除走冤枉路的麻煩，且要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，非得藉由「善知識」的指導不可。根據《妙法蓮華經·卷一·方便品》記載，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前，就曾親近過無量諸佛²⁴；因此，如吾等想要學佛的人士，就應當從親近善知識做起。

唐·道綽（五六二—六四五）大師著的《安樂集》中，對「善知識」便極力地稱讚，中云：「善知識者，是汝父母，養育汝等菩提身故；善知識者，是汝眼目，能見一切善惡道故；善知識者，是汝大船，運汝等出生死海故；善知識者，是汝緣繩，能挽拔汝等出生死海故也²⁵！」此

²¹ 《大正藏》十三·頁一三二中—一三二下。

²² 《大正藏》十·頁二九七上。

²³ 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二七〇中。又《虛空孕菩薩經卷上》亦云：「……因善知識，悉得斷除臭處煩惱邪見之病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十三·頁六七〇中）。

²⁴ 經云：「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，勇猛精進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九·頁五中）。

²⁵ 《大正藏》四七·頁二〇下。

外，在《法句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大般涅槃經》、……等經論中，「善知識」也有導師、智炬、良醫、船師、勇將、智橋、利刀、妙藥、……各種不同的美喻；所以佛陀在聖教中，處處開示善知識的重要。如《增壹阿含·卷十一·善知識品》即云：「……當親近善知識，莫習惡行，信於惡業。所以然者？諸比丘！親近善知識已，信更增益，聞、施、智慧普悉增益。若比丘親近善知識，莫習惡行²⁶。」又《妙法蓮華經·卷七·妙莊嚴王本事品》也說：「……其善知識，能作佛事，示教利喜，令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……善知識者，是大因緣，所謂化導令得見佛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²⁷。」甚至佛陀都表示自己是因為親近善知識，才得以解脫生老病死之苦²⁸。可見，學佛時因有善知識的指導，將可增長吾人的聞、施、智慧，令吾輩「發大地心，持一切事，無疲倦故；發金剛心，堅固至直，不可壞故……²⁹」，甚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心；無怪乎經中特別強調「應一向求諸善知識，……何以故？因善知識，究竟一切，識菩薩行；成滿一切菩薩功德，成滿一切菩薩大願³⁰」。

假如缺少「善知識」的指導，學佛是否也能這般順利呢？其實，問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在《大般涅槃經（北）·卷七·如來性品》就指出：「善男子！……不能親近善知識故，雖有佛性，皆不能見，而為貪婬、瞋恚、愚癡之所覆蔽故，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阿修羅、旃陀羅、剎利婆羅門、毘舍首陀，生如是等種種家中³¹。」另外，隋·智顓（五三八—五九七）大師所撰的《修習止觀坐禪法要》之〈覺知魔事第八〉亦言及：「……初心行人，必須親近善知識，為有如此等難事，是魔入

²⁶ 《大正藏》二·頁五九六下。

²⁷ 《大正藏》九·頁六〇下。

²⁸ 《增壹阿含·卷十六》云：「……此善知識，良祐福田。我亦緣善知識，得脫此生老病死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二·頁六二四上）。

²⁹ 《華嚴經（六十）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九·頁七六九上）。

³⁰ 《華嚴經（六十）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九·頁七六八中）。

³¹ 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四〇八上。或《大般涅槃經（南）·卷八·如來性品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六四九上）。

人心，能令行者心神狂亂，或喜、或憂，因是成患致死……³²。」由此可知，學佛如果不親近善知識，不但吾人原有的佛性無法顯現，還可能因此走錯了路，導致發生無法預知的後果，因為「人本無有惡，習近惡知識；後必種惡根，永在冥閻中³³」；然而，藉由善知識的教誨，灌輸我們佛法的正確知見，在吾人的八識田中便已種下成就菩提的種子，《大般涅槃經（北）·卷二十五·高貴德王菩薩品》便指出：「若有親近善知識者，本未有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即便有之，未具足者則得增廣。³⁴所以，即使短時間看不到任何成果，相信將來也一定有開花結果的時刻；若不如此，想從學佛中獲得法益，無非是緣木求魚，絕對行不通的。因此，《大般若波羅密多經·卷三百九十八·常啼品》即云：「……善男子！於諸惡友，應方便遠離；於眾善友，應親近供養³⁵。」而《海意菩薩所問淨法印門經·卷十六》也說：「……為善知識所攝受者，即少歷辛勤，能成正行³⁶。」甚至在《華嚴經（八十）·卷十八·離世間品》更告誡大眾：「近善知識，恭敬供養，捨離魔業³⁷。」從這裡，更顯示唯有親近善知識，是吾等學佛時一定要走的道路。

從以上幾則論點，可瞭解學佛時有「善知識」引導的重要性。不過，有些人士或許會懷疑：「佛教所重視的『四依法³⁸』中，當中有一項是『依法不依人』，若是去親近善知識的話，不就成了『依人不依法』嗎？這難道不會跟佛法相違背嗎？」的確，學佛時去親近善知識，確實有依

³² 《大正藏》四六·頁四七一上。

³³ 《增壹阿含·卷十一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四·頁五九七上）。又《增壹阿含·卷四十六》亦云：「若人本無惡，親近於惡人；後必成惡因，惡名遍天下」。（《大正藏》四·頁七九六上）。

³⁴ 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五一上。或《大般涅槃經（南）·卷二十三·高貴德王菩薩品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七五五上）。

³⁵ 《大正藏》六·頁一〇五九下。

³⁶ 《大正藏》十三·頁五一六下。

³⁷ 《大正藏》十·頁三〇八上。

³⁸ 指四種依止之項目。即：1 依法不依人。2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。3 依義不依語。4 依智不依識。

於「人」而行的味道；然而，「人能弘道，非道能弘人」，佛陀宣說的種種微妙法門，終究還是要藉由「人」的力量來闡述與宣揚，才能讓更眾多的人來明瞭，在《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·卷二十·總持功德讚說譬喻無盡品》不也說「若無善知識說法教導，不能於法而生信解³⁹」嗎？可見，學佛不親近善知識是行不通的；但是，若這些所謂的善知識不遵循佛陀的正道，而只是以自我的臆測和修持中的感應、經驗來指導大眾，他們也就不足以被稱為善知識了；民國·來果（一八八一—一九五三）老和尚就表示：「現在善知識，皆從過去善知識續承；既無過去，何有現在？且過去大善知識者，乃佛也⁴⁰」因此，從第一義諦上來說，親近善知識畢竟還是依於佛陀之「法」的。所以無論如何，學佛一定要先從親近善知識做起。

（三）如何分辨善知識

明·憨山（一五四六—一六二三）大師的《費閑歌》說：「修行容易遇師難，不遇明師總是閑；自作聰明空費力，盲修瞎煉也徒然。」可見，學佛有「善知識」的指引才有依準和方向；否則將成為盲修瞎煉，導致浪費寶貴的時光。筆者相信，每位在佛道上精進的朋友，都知曉親近善知識的重要，也無不希望接受善知識的教誨；因此，每當到了連續假日，乃至於寒、暑假期間，便可看到許多在家居士或青年學子，不分男女、老少，參加各寺院或同修會所舉辦的活動，如受三皈五戒、菩薩戒，打佛七、禪七，各類型法會、朝山、短期出家、佛學營、……等；其主要目的，無非想藉此機會親近善知識，這種渴求善知識教誨之精神，是值得吾人嘉許的。然而，自從世間唯一的大導師—佛陀，在天魔的勸請下入滅後⁴¹，各種紊亂的情況便接踵而至；尤其處在這末法時

³⁹ 《大正藏》十一·頁七四八中。

⁴⁰ 《來果禪師語錄彙上集》，頁三〇〇。財團法人中台山佛教基金會恭印。民八六年、四月。

⁴¹ 《長阿含經·卷三》云：「天魔波旬向來請我，佛意無欲可般泥洹；今正是時，宜速滅度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一·頁一七上）



代，有太多外道邪師披著佛教的外衣，打著佛教的名號，冒充大善知識；甚至許多對佛法義理尚未認識清楚的教界人士，也因利慾薰心，為了沽名釣譽，竟也冒充起大善知識。這些自稱「上師、大師、活佛、現代佛、師尊」的「盜版」善知識，魚目混珠，到處指佛穿衣、賴佛吃飯，搞得大眾都眼花撩亂了。如果對這種種異常現象不能分辨清楚，而且跟著一起盲從附和的話，恐怕永遠無法逃出他們的掌心，導致落得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，墮無間獄⁴²」的後果。佛門常說：「寧可千年不往生，不可一日入魔道。」因此，如何在眾多「善知識」中辨別真偽邪正，那就須要有智慧、有擇法眼了。

由於善知識對學佛如此重要，因此，「如何分辨『善知識』的真偽？」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。在經論中，便載有「善知識」應當具備的條件，這是辨別善知識真偽的第一個下手處。據《華手經·卷十》所說，若能滿足以下四個條件，便可稱為善知識，即：「一、能令人入善法中，二、能障礙諸不善法，三、能令人住於善法，四、常能隨順教化⁴³。」而在《菩薩地持經·卷七》中，則列舉了八個應具備的條件，如經云：「菩薩成就八事，滿足一切善知識行。一者、善住律儀戒而不毀犯。二者、多聞現在覺悟。三者、得禪定修慧及餘止觀善根。四者、悲心哀愍，捨現法樂廣化眾生。五者、成就無畏為眾說法，正念不失樂說無畏。六者、堪忍。輕欺怒罵諸不愛言，及諸惡行悉皆能忍。七者、無倦，多思惟力，為四眾說法而不疲懈。八者、辯才巧辯，凡所說法言辭通利⁴⁴。」另外，《大般若波羅密多經·卷三百九十八》則主張能善巧解說空、無相、無願、無生、無滅、無染、無淨本寂之法，及能示現、教導、讚勵、慶喜一切智智者為善知識⁴⁵；而在《大乘莊嚴經論·卷九》也述及具足調伏、

⁴² 《楞嚴經》卷第九。（見《大正藏》十九·頁一五〇上）

⁴³ 《大正藏》十六·頁二〇四下。

⁴⁴ 《大正藏》三十·頁九二六下。

⁴⁵ 詳閱《大正藏》六·頁一〇五九下。

寂靜、惑除、德增、有勇、經富、覺真、善說、悲深、離退十種功德者，即是應當親近的善知識⁴⁶。總括以上經典所述，善知識必需具備有大悲之心，辯才無礙能善巧說法，且要隨順教化眾生、毫無倦怠，能讓大眾明白佛法的精神與涵義；最重要的，是善知識自己確實能躬行實踐，在行、住、坐、臥都能符合佛法，因為「學先自正，然後正人，調身入慧，必遷為上，身不能利，安能利人⁴⁷」？而在《大般涅槃經（北）》中，對「善知識」的要求更嚴格，該經〈高貴德王菩薩品〉即說：「何故名為善知識耶？善知識者，能教眾生遠離十惡、修行十善；……如法而說，如說而行；……自不殺生、教人不殺；乃至自行正見、教人正見；……自修菩提，亦能教人修行菩提，……自能修行信、戒、布施、多聞、智慧，亦能教人修行信、戒、布施、多聞、智慧。……所作之事，不求自樂，常為眾生而求於樂；見他有過，不訟其短，口常宣說純善之事；……令諸學人漸遠惡法、增長善法⁴⁸。」由此經列舉的條件來看，實已包含了佛教的「戒、定、慧」三學，果真完全符合這些要求，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善知識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另一方面，經典中對於「惡知識」也有分析，如《遺日摩尼寶經》就說：「菩薩有四惡知識，何謂四？一者、教人為羅漢道滅意。二者、教人為辟支佛道，自守無為。三者、喜教人為教道。四者、人求有學經者，持財物誘恤，不肯教人⁴⁹。」而《大寶積經·卷一百一十二·普明菩薩會》亦云：「菩薩有四非善知識、非善等侶。何謂為四？求聲聞者，但欲自利。求緣覺者，喜樂少事。讀外經典，路伽耶毘，文辭嚴飾。所親近者，但增世利，不益法利⁵⁰。」由此可知，善知識的責任是領導大

⁴⁶ 詳閱《大正藏》三一·頁六三五上。

⁴⁷ 《法句經·卷上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四·頁五六五下—五六六上）。

⁴⁸ 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五一〇下—五一一上。或《大般涅槃經（南）·卷二十三·高貴德王菩薩品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七五四下—七五五上）。

⁴⁹ 《大正藏》十二·頁一九〇上。

⁵⁰ 《大正藏》十一·頁六三二中—六三二下。

眾如何往佛道上用功，絕不能參雜名利、斂財、詐欺、……等種種自私不法的行為，否則就成為「惡知識」了。而最值得大眾注意的，是在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·卷四·幻學品》還指出：「不為說如是魔事、魔罪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惡知識⁵¹。」可見，善知識除了言行要合乎佛法外，還必須向求教於他的人士，宣說魔事、魔罪諸事，否則仍舊沒有被稱為「善知識」的資格。從這種種證據當中，吾人也不難看出當今許多使用神通、符咒、通靈、巫術各種怪誕不經的行為，或者提倡五欲想享受、即時行樂，大搞教主個人崇拜，並到處宣揚自己功夫如何神奇的人士，是不足以被稱為善知識的。其實，學佛應當以佛陀為榜樣，怎麼會有投機取巧、一步登天的事呢？縱使有這樣的好事，我們也寧可腳踏實地，小心一點才好！

此外，在我們人生際遇中，你也許會遇到一些人，你明明對他們很不錯，然而他們卻往往在背後批評你、毀謗你，故意找你的麻煩，甚至還要加害於你，讓你覺得很沮喪、很痛苦，不知如何是好；不過，當你開始學佛、親近三寶時，就必須改變以往的心態，因為這些刻意找我們麻煩的人，皆是反面教化我們的「善知識」，他們在幫助我們即使在艱困的環境當中，仍然可以處之泰然；這種種的欺辱，正是考驗我們是否因此而退道心。根據經典的記載，佛陀也曾遭受他人的各種批評、毀謗，甚至惡意的傷害⁵²；舉提婆達多為例，他就曾以有大石投擊、放狂象、爪中置毒欲由頂禮而傷佛足的惡行⁵³，然而佛陀卻依舊尊他為「善知

⁵¹ 《大正藏》八·頁二四一中。另外，《摩訶止觀·卷八》亦云：「魔事、魔罪不說者，是菩薩惡知識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四六·頁一一四下—一一五上）。

⁵² 如《佛說興起行經》載有梅沙、奢彌跋、孫陀利謗佛、（見《大正藏》四·頁一六四上—一七四上）、《雜寶藏經·卷七》載有迦陀羅刺刺佛腳足（見《大正藏》四·頁四八八下—五九二中）。

⁵³ 有關提婆達多傷佛的記載，可參閱《增壹阿含·卷九》（《大正藏》二·頁五九〇上—五九一上）、《增壹阿含·卷四十七》（《大正藏》二·頁八〇二中—八〇六上）、《僧伽羅利所集經·卷下》（《大正藏》四·頁一三五下—一三六上）、《雜寶藏經·卷八》（《大正藏》四·頁四八八下—五九二中）、《大寶積經·卷二十八》（《大正藏》十一·頁一五五下）、《阿毘達摩大毘婆沙論·卷八十三》（《大正藏》二七·頁四二九上）、……等經論。

識」，如《大寶積經·卷二十八·大乘十法會》說：「善男子！提婆達多是善知識，共我爭勝，現作怨家，得顯如來無量功德。……而諸愚人如實取之，提婆達多是害佛者、是怨家者，以是不善取義因緣，墮三塗中⁵⁴。」又《妙法蓮華經·卷四·提婆達多品》亦云：「……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，令我具足六波羅蜜、慈悲喜捨，……成等正覺廣度眾生；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⁵⁵。」因此，當我們面對各方無理的批評，甚至惡意的中傷害、毀謗時，如果能夠反觀自照，檢討自己是否有所缺失，所謂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這不正是讓我們修習「忍辱」的最佳時機嗎？再說，佛、菩薩為了使眾生獲得法益，化現各種不同的身行，所謂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⁵⁶」；吾等豈可錯過「善知識」這種特殊的教誨？永嘉（六六五一七一三）大師《證道歌》中說：「觀惡言是功德，此則成吾善知識；不因訛謗起冤親，何表無生慈忍力⁵⁷。」而《孟子·告子下》亦云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這樣的精神，實在值得讓學佛的人士深思再三啊！

除了上述的方法外，依據筆者的看法，大眾學佛時還有一類應當親近的善知識，那即是佛教裡的三藏十二部經，乃至於歷來祖師大德的開示語錄。以一般大眾的眼光來看，經典、開示錄並不是活生生的「人」，根本不能直接請教他們有關學佛時遭遇的問題，何以也能成為吾人學佛時的「善知識」呢？沒錯！這的確是經典、開示錄較為遜色之處，不過藉由經典及開示錄的閱讀，同樣可以明瞭許多修學的理論、方法與境界，從當中獲得無窮的法益與學佛的智慧，免除可能遭遇的障礙，經典中不常說「受持、讀誦、書寫、解說，如法修行」嗎？從這一點來說，

⁵⁴ 《大正藏》十一·頁一五五下。

⁵⁵ 《大正藏》九·頁三四下—三五上。

⁵⁶ 《妙法蓮華經·卷七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九·頁五六下—五八中）。

⁵⁷ 《大正藏》四八·頁三九六上。

跟親自受善知識的教誨並沒有很大的差別；連聖嚴法師也表示：「若是已深通經教，縱然踏破鐵鞋，遍訪天下，未見明師，也不會誤入歧途⁵⁸。」因此，站在「能教示佛法正道、令眾生斷惡修善而得勝益」的立場，經典、開示錄絕不輸給以「人」這種型態出現的善知識；難怪廣欽（一八九二—一九八六）老和尚一再提醒大眾：「多看一些佛、菩薩、歷代祖師、高僧大德的書；我們當向他們學習，他們之所以能成佛的經過⁵⁹。」又說：「你看過去祖師的書，那些祖師還沒有走，他們還在對我們說法。⁶⁰」在歷來的祖師大德中，便有將某部經典當成一生修學的寶典，時時閱讀、思惟其意且如說修行的；如志湛⁶¹、遺俗⁶²、紹嚴⁶³諸大師忠於《法華》，洪正⁶⁴大師崇尚《金剛般若》，道積⁶⁵大師專誦《涅槃》，虛雲⁶⁶老和尚獨厚《楞嚴》，……；甚至蓮池（一五三二—一六一二）大師都開示說：「……不讀如是書（指經教），幾虛度一生矣⁶⁷！」由此可知，經典、開示錄確實可成為吾人學佛時的善知識。然而，現代許多學佛人士往往對經典、祖師大德的開示錄不太重視，老是將它們束之高閣、不屑一顧，乃至刻意的批評、毀謗，這都是非常嚴重的錯誤。印光

⁵⁸ 參閱〈學佛也需要知識和學問嗎？〉一文。（見聖嚴法師著《學佛群疑》，頁八。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。一九九六、八。修訂版）。

⁵⁹ 《廣欽老和尚事蹟續編》，頁八五。台北承天禪寺編印。民八三年、三月。

⁶⁰ 《廣欽老和尚事蹟續編》，頁二一。台北承天禪寺編印。民八三年、三月。

⁶¹ 《續高僧傳·卷二十八》載師：「立行純厚，省事少言，…讀誦法華用為常業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五十·頁六八六上）。

⁶² 《續高僧傳·卷二十八》載師：「……，惟誦法華為業；晝夜相係乃數千遍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五十·頁六八六上）。

⁶³ 《宋高僧傳·卷二十三》載師：「恆諷《法華經》無晝夜，…吾誦經二萬部，決以安養為期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五十·頁六八〇中）。

⁶⁴ 《宋高僧傳·卷二十四》載師：「往因有疾所苦，…發誓橫恆誦《金剛般若經》，日以二十過為準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五十·頁八六四上）。

⁶⁵ 《續高僧傳·卷二十八》載師：「誦通《涅槃》，生常恆業。」（見《大正藏》五十·頁六八七下）。

⁶⁶ 虛雲（一八四〇—一九五九）老和尚曾開示說：「現在是末法時代，你到那裡訪善知識呢？不如熟讀一部《楞嚴經》，修行就有把握，就能保綏哀救，消息邪緣，令其身心，入佛知見，從此成就，不遭歧路！」（見《虛雲老和尚方便開示》，頁一四四—一四五。台北靈泉雜誌社。民八十一年、七月）。

⁶⁷ 《蓮池大師全集（六）·竹窗隨筆·佛經不可不讀》，頁三六六六。

大師（一八六一—一九四〇）就表示：「看經典，切不可照今人讀書之毫不恭敬，必須如佛祖、聖賢降臨一般，方實有益⁶⁸」、「讀誦佛經祖語，直當作現前佛祖為我親宣，不敢稍萌怠忽⁶⁹」面對佛經、祖師大德開示錄時，這些大師的態度就如同這些聖者在其面前一般；何況對他們有所不恭敬呢？也難怪古來祖師大德每有宣述，都會事先洗滌身穢，焚香、禮佛後才慎而開之。而筆者所要強調的，並非勸大眾只看經典、祖師大德的開示錄就可以了，實在是這些資料對學佛亦很重要，是不能刻意忽略的；相信多閱讀經典、祖師大德的開示錄，對大眾學佛一定有莫大的幫助。

三、結論

從以上的論述中，可明瞭「善知識」的親近與否，對學佛將有重大的影響，也可知曉「善知識」與「惡知識」彼此間的差異，避免有再度迷失方向、走冤枉路的麻煩；這些基本的認識，或許對大眾的學佛歷程有些助益。然而，有些「善知識」的能力也真是神通廣大，如有「登刀山、投身入火」行徑的勝熱婆羅門⁷⁰）、以種種「色欲」攝化眾生的婆須蜜多女⁷¹，卻也都是善財童子曾親近拜訪的善知識；像以這樣特殊方式來接引眾生趣向佛道，確實令人難以分辨其真偽，往往使一般大眾在親近善知識時造成困惑。在《華嚴經（八十）·卷十三·光明覺品》說：「世間所見法，但以心為主；隨解取眾相，顛倒不如實。⁷²」《金剛經》亦云：「法無定法」、「一切皆是佛法，皆不可得」。可見，善知識「不可得」，惡知識亦皆「不可得」，「善知識」與「惡知識」的差別皆在吾人之一念心罷了！

⁶⁸ 《印光法師嘉言錄》，頁八五。台中市佛教蓮社印贈。民八十六年、七月。

⁶⁹ 《印光法師嘉言錄》，頁一四四。台中市佛教蓮社印贈。民八十六年、七月。

⁷⁰ 《華嚴經（八十）·卷六十四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十·頁三四六上—三四八上）。

⁷¹ 《華嚴經（八十）·卷六十八》。（見《大正藏》十·頁三六五上—三六六上）。

⁷² 《大正藏》十·頁六六下。

道理雖然如此，不過依筆者的看法，絕對沒有以投機取巧，不依佛陀之道來實踐而能成就菩提的；因為唯有圓滿自己的人格，才算是學佛的正途。印光（一八六一—一九四〇）大師就曾表示：「欲學佛祖，須先取法聖賢。倘躬行有玷，倫常乖舛，尚為名教罪人，何能為佛弟子？」所以，學佛時若想得到善知識的教誨，那就必須要腳踏實地，恭敬一切人、事、物，使自己成為一個良善的人；《出曜經·卷二十五·惡行品》不就說：「為善之人諸佛護衛，諸天世人所可愛敬，所至之方終不離善知識⁷³。」又《大乘寶雲經·卷四·陀羅尼品》亦云：「……菩薩摩訶薩具足十法，值善知識。何等為十？所謂不離見佛，不離聞法，不離供養眾生福田，不離恭敬禮拜、謙卑合掌，承事諸佛、菩薩，不離多聞及說法者，不離聞諸波羅蜜行，不離聞三十七品助道之法，不離聞三解脫門，不離聞於四無量心，不離聞於一切種智。⁷⁴」假設我們的思想不純正，貢高我慢之心未曾減少的話，即使遇著了大善知識，對於他們懇切的教誨，怎麼有辦法接受呢？最後，筆者祝福大眾都有機緣親近善知識，共同在菩提道上精進不懈，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！

⁷³ 《大正藏》四·頁七四四下。

⁷⁴ 《大正藏》十六·頁二六四上。